

◆唐玉霞专栏

◆人间小景

◆小说世情

红与黑

唐玉霞

《红与黑》太过沉重，我只是掀起大幕一角偷窥两眼瑞拉夫人。

瑞拉夫人是市长的妻子，年轻漂亮，还很有钱，连市长也对她心存畏惧。虽然市长出身贵族，但是庸俗粗鲁，令瑞拉夫人深感厌恶又无可奈何，直到家庭教师于连出现。

《红与黑》中的于连，让我想起《人生》中的高加林，只是高加林远远没有于连的运气，高加林处心积虑改变人生轨迹，刚刚冒了个泡就被打回原形。于连不是，于连一路攀援，离巅峰仅一步之遥。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于连干不动力气活，却喜欢看书。他有野心，长得清秀，于是这个眼睛又大又黑宁静时射出火一般光芒的年轻人做了市长的家庭教师，像一阵及时雨，滋润了瑞拉夫人干涸得冒烟的心田。土地一滋润，麦子稻子稗子噌噌长了上来。

都说老房子着火是可怕的，但是被白蚁侵蚀、被风雨剥蚀的老房子烂草无疆，烧不了一会儿。可怕的是瑞拉夫人这样的雕梁画栋木结构，没有年轻的青涩，没有年老的干涩，正值芳华的熊熊之火。要命的是于连点燃这栋房子并不是想和房子一起燃烧，仅仅是供自己取暖。以自己卑微的出身染指如此美丽尊贵的市长夫人，极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我想，也包括青春期的寂寞吧？但是在她和瑞拉夫人的关系惹得满城风雨之后，于连感觉到了一种不安，他的人生规划里面并没有给瑞拉夫人一个固定位置。于连离开



唐玉霞，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高级编辑。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城人之美》《悠然岁时迁》《千古红颜》《回味：低头思故乡》《陌上芙蓉开正好》等散文随笔集。

◆草木春秋

无花果之谜

程耀恺

夏娃与亚当偷吃了禁果，眼发亮，见自己赤身露体，便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裙子以掩下体。无花果叶子编成的裙子，成了人类踏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件实用器物。按理，人类应当记住并熟知无花果树才是，事实上我们对无花果所知甚少。可以说：每粒无花果，都是一个谜。

入夏，附近的菜场上就有无花果出售。那么，无花果与苹果、桃、李等水果一样吗？我们食用的是它的果肉吗？答曰：非也。无花果的“果实”，实际上是其尚未盛开的隐头花序，众多的花朵，被包裹在特有的花托里面。古人错误地把花托、花序与花朵，当成果实一股脑吃下去，享受的分明是花，嘴里还要说它是无花的果子。

无花果属是桑科植物中的旺族，总共有750多种。桑科植物的祖先，原本依靠风来传粉授精，后来一种微小的黄蜂，尝试为无花果传粉，这件事发生在6000万年前。从那时开始，无花果属植物与这种寄生的小黄蜂，共同演化成一种独特的传粉方式——寄生授粉。

通常，寄生授粉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寄生的昆虫很自私，它们以寄主的种子为食，花粉是传授了，结出的种子却被消耗殆尽，致使寄主的繁衍受到威胁，但无花果却是冰雪聪明的物种，它学会如何掌控这一机制的运行，终于在某一天，无花果便与风力传粉机制告别，另辟蹊径，与小黄蜂合作共赢，来完成繁衍大业。

这其中的奥妙在于，在演化过程中，无花果的花，除了有性的雄花与雌花外，还能长出无性的花朵，给无花果授粉的雌蜂，把卵产在不会结子的无性花上。也就是说，无花果的花中，有一类是专门为小黄蜂设计出来的，小黄蜂把那些无性花，当成自己的家园了。与此同时，假如雌蜂将卵产在有性的雌花上，它们将无功而返。也就是说，在整个互动过程中，无花果控制了小黄蜂，而自己却免于授粉者的左右。

此外，无花果的花序被花托包裹着，将多数昆虫拒之门外，小黄蜂又是如何得天独厚而出入其间的呢？

常言道：世上事情，一物降一物，无花果与小黄蜂则是互降互惠。原来这种小黄蜂的雌蜂没

市长家，到神学院做了老师，接着为显赫的穆尔侯爵做秘书。小伙子一步不落，抓住所有能够抓住的机会，不仅很快立足于巴黎上流社会，而且开始热烈地追求侯爵的女儿马特儿。

并不是因为爱情，于连从来都没有因为爱情做什么，爱情算什么？于连想的是权力，是飞黄腾达，是马特儿“能够把上流社会的好地位带给她丈夫”。年轻的侯爵小姐怀孕了，侯爵不得不同意这桩婚事，给了他们一份田产，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授予于连贵族称号，将他“在三十岁上，就能做到司令，那么到三十二岁，就应该在中尉以上”的野心猛推一步。于连差一点就成功了。

其实人生最惨痛的不是失败，而是差一点就成功了。

就在于连已经可以官宣的时候，气急败坏的瑞拉夫人背后捅了一刀，将他们的关系告诉穆尔侯爵。从一步之遥滑向遥不可及，于连恼羞成怒，将枪口对准瑞拉夫人。

一切都结束了，只剩下忏悔的注脚。于连的努力和奋斗被捏成了面粉。没有人喜欢于连，如果你看到过一个穷人眼里的愤怒，一个野心家心中的火焰，你会知道什么是害怕。因为这种野心所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和遇人杀人遇佛杀佛横扫一切的破坏力，我们无法根除无法阻拦。然而更可怕的是人人心都有一个于连，无论这个人有没有于连的能力和运气，不缺乏的是于连的野心，所以对于最后瑞拉夫人导致的功败垂成不免心生恨意。如果那个女人是高加林的巧珍，何至于此？巧珍会默默地离开高加林，巧珍不会伤害高加林，因为她爱高加林，即使他背弃了她。瑞拉夫人不是巧珍，不是因为她不善良，她也曾拒绝男人的诱惑，她真诚地痛苦地爱着于连，在爱情和忏悔中饱受折磨，哪里还能面对背叛？她像《雷雨》中的繁漪，我本来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就在瑞拉夫人满心欢喜地拥抱自己重生的时候，于连的抛弃将她推入更深的黑暗中。和繁漪一样，瑞拉夫人只有疯狂，疯狂地自戕，疯狂地同归于尽。

于连太急切了，他急着实现人生的一个个小目标，抓住任何能够抓住的东西攀援而上，完全顾不上脚下踩过的泥土，还有曾经抓过的给他支撑被他扯断的草木。但是爱一个渴望爱但是极度缺爱的人是危险的。瑞拉夫人虽然没有被枪杀而死，在于连走上断头台的三天后，瑞拉夫人也死了，死于心碎。

可以有野心，需要有野心，应该有野心，但是扑灭野心的往往不是我们的愚蠢，而是我们的自以为聪明：你以为你点亮了晚餐的烛光，也许引爆的是维苏威火山。

心中的母亲

严任祥

母亲少年丧父，没有读书，没有名字。在红庙，乡邻都叫她“严大姑”，在新庵这边，因为父亲排行老五，人家都叫她“五婶”。母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妇女，但在我的心中却是完美的。她勤劳俭朴，忠厚善良，默默地为子女，为家庭，为社会奉献了她的一生。

记忆中的母亲，始终温柔和善，面带微笑。小时我中午放学回来，母亲在厨房做饭，我总是喜欢站在锅台边，跟她聊今天高兴的事或是不愉快的事。她听着听着有时转过身来看我说：“又瘦了，是追书追的吧？”她总是这样说，意思是用功了。我知道她这是在鼓励我，说有时就打个鸡蛋，很快煮好了递给我，“快拿去吃了”，可她自己从来都不舍得吃半个。

我7岁入学，晚上总是母亲陪着我一起做作业。吃过晚饭，把桌子擦干净，就把灯盏放在桌子中间，她打鞋底、做鞋或是缝缝补补，我做作业，一直到小学毕业几乎天天都是这样。每天我作业做好后，母亲都叫我给她看看，她看得很认真。看过后，总是说：“好，写得不错。”我得到表扬后总是美滋滋地去睡觉了！有一天，我发现她把作业本拿倒了，我说了，她仍不动声色地说：“哦，我眼睛看花了。”后来不记得是谁跟我说你妈没有念过书，她其实不识字。我心中豁然明白了：她这是在鼓励我好好学习呀！母亲太聪明了！我知道后没有点破，也一直没问过她，每天作业做好后还是一样给她看。但是从此我更加努力，我想用成绩回报她的良苦用心。

小学六年级的下学期，有一天我在大塘埂下割草，母亲急匆匆从家里赶来，她说要到学校去找校长，要给我在小学留一年。我没作声，她去了，不一会回来了。我问她，她说校长不同意。并说校长笑着跟她说，你儿子搬土基踮脚都能上课，还留什么级？这是她当时说的原话。（“土基”是用泥制作的土砖）其实那时我的学习在红庙小学已小有名气，常受班主任、课任老师表扬，就是校长在全校会上也讲到过我。那年我虚岁13岁，初中都要住校，母亲看我年龄太小，怕到校不能独立生活。

“几行千里母担忧”。我在中学读书期间，每个星期天离家到学校去，不管天晴天阴，母亲都要送到路口，站着看我走远。我

都走到李家老屋了，回头看看，她还在那站着。每当这时，我忍不住眼泪汪汪，使劲挥手让她回去，以致每次回到学校后我的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

母亲常年穿着一件大襟右侧扣扣的上衣，要么黑色，要么蓝色。我从小好像就见过她穿花衣或颜色鲜艳一点的衣服。过年过节最多就是穿件新一点的。棉衣也好，单衣也好，都是这样不变的款式。可是家里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一日三餐做饭，一家大小的衣服浆洗都是母亲一个人的事。还有养猪、养鸡、养鸭，这些都是活口，每天要多次喂食，稍怠慢一点，就会鸡飞鸭叫猪拱槽，搞得天翻地覆。农村人家，桌地上常常都是脏兮兮的，而我家不仅将这些活口伺候得服帖，家里家外也都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家务事，母亲总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早忙到晚。由于过度劳累，母亲40多岁就经常发烧发热。我上高中期间，母亲身体就不大好。外婆多次在背后跟我说，你看你妈妈穿衣，背上的衣缝都是斜的（意思是不好）。记得一次在磨麦，我推磨，母亲添麦。母亲突然说：“我真的就享不到你们的福吗？”我说了一句不要胡扯，实际上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儿多吃苦。在我们家，母亲更难，上有外婆，还要顾及父亲，下有我们这一班儿女。逢年过节杀个鸡鸭，母亲什么都捞不到。遇上灾荒，吃不饱的也是她。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白土庙，外婆的老房子被小姨父拆了，大队安排我们在同一生产队社员家寄居。那年大灾荒已临近了，经常断粮。有一天，母亲煮了半锅稀饭，那时已经很稀罕了，我们兄妹一人一碗，锅里只剩下一点点，母亲看着我们吃，她却没吃。这时，我把四个弟妹叫到房间里说：妈还没有吃，我们不能再吃了，等妈吃了再吃。他们都听话，从房里出来都把碗放下了。母亲很惊讶地问，你们怎么不吃了？我说，您不吃我们也不吃了！我盛了一碗稀饭递给她，她很无奈，才吃了。母亲就是这样，顾老又顾小，只是苦了她自己！

母亲离开我们已35个年头了，可是她的音容笑貌，她用她的方式鼓励我读书，以她的言行举止教我做人做事的点点滴滴，永远在我的心中闪光！



清洁者 杨建 摄

◆风雅颂

王双发的诗

雨在夜晚发芽

雨下在夜晚
月亮失踪了，星星消失了
是否想避开这喧嚣的世界呢？
夏雨，淋湿我的头发
落寞在积蓄中生长
我看不清自己雨中的模样
更看不清自己狼狈的身影

夜色把我变成隐身人
雨滴交给了冰凉的路面
以及慌张奔跑的车辆
我不拒绝夜色的邀请
一张虚伪和伪善的面容
像雨滴一样自由自在
在朦胧的夜晚
渐渐地凝固和发芽
我看见夏天腾空而出

望月

夜茫茫，月未央
远古飘来的月光
把倒影投入水中

漏下一地闪烁的碎玉
像一个明亮的灯笼
仿佛演化成美丽的嫦娥
圆了流传千古的缱绻
整个世界都浸成了梦幻

今夜，为你畅饮一壶月光
游弋在我的窗前
打湿了疲惫的诗笺

拥我轻轻地进入梦乡
因诗，守望、相守
让心随月光一同还乡

走进大厅，他看到是童娟娟在值班。前台案几上有两个人在排队填表。他把手里的打印机耗材放到保安面前，让他们喷酒精，再拿起手机扫前台边沿的安康码和行程码，给另一个保安拍照留存。他很熟练地将例行登记的后两道程序先做。

他几乎每天都来这栋大楼一趟。虽然胸前工作牌职务一栏填的是“工程师”，但和大厅里的保安及前台小姐姐们熟悉了，大家都会问一句：“来送货啊？”

其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送货和设备维护。这栋楼是一个大型事业单位的办公楼，楼层分布着各部门、科室。按照标书规定：楼层每个办公室的打印机粉墨用完，抑或出现各种机器问题，作为供货单位定点工作人员，他必须随叫随到，以最快速度响应，给予配货或故障处理。三十几层楼，几百个办公室，数千台打印机运转，他几乎每天要来一次，有时两次甚至加夜班。

他之前在单位做仓管。因为新冠疫情，负责这栋楼业务的老丁打报告给公司，说自己有哮喘老毛病，每天口罩不离，实在吃不消了，常常忍不住咳嗽，不但让客户狐疑，也影响单位形象。公司售后部开会，他被推荐为接替人。

主管找他谈话时一连问了好几个“而且”。主管说，你年轻，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整天困在库里，屈才了。而且你对各型号的产品最熟悉，而且公司也培训过你电脑及打印机的使用和维修，而且你多在外面跑，会接触到更多的美眉，爱的火花说不定就被点燃了……

他也觉得自己是接替老丁的最合适人选。

那两人填完了表格，临到他。表格每一栏的抬头他闭着眼睛都知道是什么：序号，日期（具体到小时、分），姓名，身份证号，现住址，手机号码，访问部门（人），实时体温，近期是否有相关呼吸道症状……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地区等，再后几项是签名确认、授权人、当班人及备注。他只需填到签名确认就可以，后三项由前台小姐姐们填。他看看前面填好的文字，轻轻笑了笑。和每次看到的差不多，要么龙飞凤舞，要么类若天书。

他第一次填写的时候，也效仿着前面人的笔法写得藤缠蔓绕，但写着写着总觉得刺眼。后来觉得还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比较好。单位同事都夸他的字清爽，他自己清楚，这是逼出来的。刚做仓管时发货，下面县市一处地址58号，歪成了68号，后来那批货虽然找回，但投诉客户的投诉。那以后，库房里但有闲空，他便和这“臭字”较上劲。

童娟娟虽然戴着口罩，可他总觉得她是前台几个女孩中最上眼的。有时他看到她的眼神里像飘着什么东西，柔柔的，淡淡的。

他发现，童娟娟当班时，表格后三项的填写竟然效仿起他的书写，一笔一画，那么清洁，上眼。

偶尔，他心中冒出一些奢想。好在口罩捂住了半张脸，没人看到他心潮涌动的表情。

他不善言辞，至今还单着。微信里常有陌生的女性昵称加他好友，他添加过几次，发现多是做微商打广告的，后来不熟的他不再接受。

有个昵称“不想长大”、小女孩头像的人已加他两三次，系统提示“对方从电话号码搜索到你的微信”，他点开她（他）的朋友圈，一片空白，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忽略。

这些日子，他晚上都要去三院陪床。建筑工地做工的父亲从脚手架上摔下，左脚跟粉碎性骨折，晚上离不开人。他曾劝父亲不要再做这么累的体力活，可父亲总是笑着说，等还完你的房贷我就换个轻松点的事。

住院部电梯口，他忽然遇到了童娟娟。虽然都戴着口罩，但掩不住两人的惊讶。后来童娟娟问他可有现金，说换五百留给在这里住院的一位长辈亲戚，老人家不会手机收款。童娟娟付钱给他的时候，顺带加了他的微信。

他才发现，她就是那个被他数次忽略的“不想长大”。

准备说再见的时候，童娟娟的电话响了。后一句，他清晰地听见童娟娟熟练地报出了他的手机号码。

随后，他的手机响了。电话里说，26楼一位领导在加班整理加急文件，彩打机忽然没粉了，打你们公司固话和预留的手机号都没人接，通过我们前台小姑娘联系到送货的你，能不能加班给送一套过来？

他朝父亲的病房望望。童娟娟有些羞涩地笑着说：“我帮你照看一会，等你回来，你可放心？”

一年后，在区民政局，他笑着对童娟娟说：这一次还是需要我俩同时签名，来，比一比，看谁的登记更工整，更虔诚？

登记

张 雯